

# 大詩人張夢機教授傳略

顏崑陽撰

張夢機教授，其古典詩受譽為當代之冠冕，誰曰不宜！「大詩人」之稱，可銘諸碑碣，以為永世不磨之典範。

夢機祖籍湖南省永綏縣，世代務農，為殷實之地主。至其尊翁廷能先生乃棄耒從學，終而畢業於覓橋航校三期。日軍侵華，武漢、長沙已成會戰之野；因隨國民政府之遷都，攜家服役於古蜀之地，稍後奉派赴美，學習航炸之術。其令堂李敬宜女士，賢淑秀雅，父懋吾先生為湖南省石門縣書香世家之士紳，與革命元勳黃興交篤，曾有出任湖南省長之厚望。

一九四一年，夢機在烽火中，降生於成都市。當時，四川已為抗日最後基地，敵我戰機常如群鷹亂飛。夢機誕生時，外祖母或因牽掛其婿服役空軍，夜夢飛機在天之象，故為新生之兒取名「夢機」。果其然耶？或為傳奇之言也未可知。

抗日砲火方熄，內戰烽煙又起。一九四六年，廷能先生自美學成歸國，奉派南京空軍訓練部，膺任教官，故自成都移家首府。夢機乃與其長兄克地，在南京就讀小學。某日，隨母遊於玄武湖邊，忽聞周璇鶯燕啼春之歌聲穿花越柳而來；時則內戰方殷，遠方砲火恐如驚蟄之巨雷。這段記憶甚為深刻，以致夢機往後嗜愛周璇舊曲，或是藉此以追想亂離逃難之跫音！而夢機之詩多有感時憂世之情，亦緣於遭逢亂世之故。

一九四八年，國民政府已呈危象，播遷之勢難以逆挽。夢機年方髫齡，隨家踏上流離之路。十一月，安置高雄岡山空軍勵志村。中學時期，夢機常與長兄及眷村群少，宋定西、傅丙仁、劉鉞、李芳崙、陳顥、畢國璋、蘇人俊等，挾弓帶劍，飛拳弄棍，學為俠客之行，彷彿李白少年之時；此血氣之所發、性情之所至，不必苛責。何況好武任俠者，若能導之於正，自古多為驍將之材！果然諸少年，其後就讀軍校，出為將領者不乏其人，其兄克地即官至砲科少將；而夢機以拳擊、籃球之技，畢業於師大體育系，亦好武任俠之表現。資性無短長，惟材所適而已。

夢機資性兼具「詩」與「俠」之材質。詩予其靜、予其文；俠予其動、予其武。宜詩宜俠、能靜能動、允文允武，此為夢機之神貌。故而其少年時期，挾弓帶劍之餘，竟也深味擊節吟詠之趣；然則古人橫槊賦詩，實非虛談。

情性所鍾，難棄麗質，故夢機雖初習體育，以見其少年之俠氣，卻畢竟以詩學為職志，創作與研究兼行，終而卒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，獲國家文學博士，並執教上庠。歷任高雄師範學院、中央大學等校中文系所教授，兼主任、所長。

夢機之於詩，高中時期，即啓蒙於父執鄒滌暄先生，而知起承轉合之規矩。其後，負笈師大體育系，每旁聽中文課程，而得入詩壇祭酒李漁叔先生之門，幸獲宗匠之陶鑄，授以聲調、篇章變化之秘法。其間，又時承吳萬谷、江絮生諸前輩之點化，乃明活字求奇之方。夢機材質既高，轉益多師，故終成大器。其詩大體可別為三期，初期頗學義山，得其麗辭幽意，靈變有則之體；中期漸契少陵之沉鬱頓挫，而佐以山谷、無己之清勁，復斟酌同光之瘦健。前二期雖風格有別，然大致嚴於準繩，精於鍛鍊。晚期則以身遭疾厄，困頓病榻、輪椅之間，而詩風為之大變，皆景與目遇，事與緣契，情由物感，意自懷出，而自然成篇，工拙不計，蹊徑悉泯。

總結夢機之詩，其量逾千，其質珠璣，當代詩界無過之者。一九七九年，以《師橘堂詩》獲中興文藝獎章；同年，又以《西鄉詩稿》獲中山文藝獎。晚歲風疾廢臥，感慨泉注，吟興奔流，二十年間，篇什倍蓰於病前；先後梓行《藥樓詩稿》、《鯤天吟稿》、《鯤天外集》、《夢機六十以後詩》、《藥樓近詩》。其間，更擇其精粹編為《夢機詩選》。夢機之詩名遠播海內外，求為結識而往還酬唱者，絡繹於門庭，儼然為眾所同尊之「詩壇祭酒」。名作家張大春兼擅古典詩歌，近年與夢機過往甚勤而師事之，乃於《印刻》雜誌共持〈兩張詩譚〉之專欄，論詩密契，多所發明，而推崇夢機為當代「建宗立幟」之大詩人，實非過譽。

夢機非僅為大詩人而已，其材兼長於學術及行政。學術以詩論為主，涵泳典籍，受教名師，淵源固然深厚；但是，其詩論精審而能自成一家之言，則又多出於創作所體悟之獨見，每能語如金針，頓開茅塞之詩心，故受益之學子甚眾，相率遵循為宗法。其《近體詩發凡》、《思齋說詩》、《古典詩的形式結構》、《鷗波詩話》、《詩學論叢》、《詞律探原》等，多為詩人學者所引藉。至於行政，則夢機之器量有如平疇廣壑，能包容百般千樣之眾，故所接觸者，皆得人和；慎謀能斷，達情通理，權宜而不悖正道，故所處置者，盡成事功。此一行行政長才，頗受知於中央大學校長余傳韜先生，乃敦聘為總務長、主任秘書。夢機皆能盡心聘才，諸事完滿，不負所託；故與余校長竟成性情之交，時相往還。

夢機之與人為和，最為朋儕、學生所愛，故善緣廣結，歡笑遍及人際。一支菸、一杯茶在手，談詩論詞，說天話地，往往不知日之既盡、夜之將明；東方朔之博聞、機智、幽默，他都兼而有之。因此，人人皆以親近夢機為樂。其所交遊之文人學者，羅尚、黃永武、蔡信發、王邦雄、曾昭旭、張仁青、張子良、沈謙、陳文華、蔡雄祥、顏崑陽、袁保新等，皆稱莫逆。而夢機向能知賞提攜後進，李瑞騰、蔡英俊、陳啓佑、文幸福、李正治、王文進、簡錦松、簡恩定、初安民、龔鵬程等，大學時期即受知於其師夢機，果皆一時之俊材；故而莫不感其知遇之情，從遊不輟。

家和業成固人間之美景，夫人田素蘭女士亦執教於上庠，幽蘭其容而素絹其質，與夢機真為璧人之配。長子凱君、次子凱亮，皆聰穎俊秀。然而，命不與善人，天道實為難測！一九九〇年，夫人忽罹食道癌辭世，以師大國文系副教授終。隔年，夢機因高血壓而中風，幾死，廢足。人間美景頓成霧慘雲愁，幸心智未失，口得言語，手能書寫，生機猶存一線。因養病之需，由都城建國南路移家新店安坑玫瑰中國城，易所居「師橘堂」為「藥樓」，從此仿似坐困牢獄近二十年。其間，幸得劉敏華女士隨侍照護，誼同家親。近年，更有博士生張富鈞者，亦詩人也，每夜風雨無阻，遠自中和馳車而至，扶持夢機沉重之軀以就寢；此皆感於夢機之與人為和，故二十年間，「藥樓」始終未曾冷落，登門任情談笑者，多於朱門奔競之客。而夢機終亦安命，猶講學不輟，研究生慕名選修者，往往為之爭席。

大詩人終究告別如此憂患之世間，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凌晨，以心臟衰竭辭世於新店耕莘醫院，享年七十歲。二子皆已獲高學歷而成家立業，為金融保險之良材。凱君娶媳白梅芳小姐，育子女二；凱亮則娶媳吳祉瑩小姐。然則，夢機可以無所牽掛，安詳大行矣。

詩者吟詠情性，感物而動，緣事而發，則非苦難加身，坎坷阻路，不足以造就偉大之詩人，此少陵之所以必經安史之亂而後為「詩聖」。夢機所遭遇之苦難坎坷皆已鑄成動情感性之篇章；而「大詩人」之稱，實可銘諸碑碣，傳為典範，則夢機又何憾之有？